

絳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第一

文

澮水注

後魏

酈道元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澮水東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於絳翼孫季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成絳都

絳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第一

一

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蔦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嶺水導源東北黑水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遁甲關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榮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敦水之

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谿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於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若叔軫追之至於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築之因卽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也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北注縣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一

水西北注流於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古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居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以爲有之絳水灌安邑未識所由也

西過其縣南

春秋成公元年

公

絳

魏

曰土簿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
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
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
瓚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 上見乘白驂
八駟以來有犬狸身而狐尾 之車公問師
對首陽之神有犬狸身 其名曰者飲酒得福
激之蓋於是水之上也

又西南過虓祁宮南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

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
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
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
之言君子矣其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
會也 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於梁卽是水
又西至玉橋注於汾水

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
人於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 二節與原過曰爲我

遺無邨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

晉文公守原議

唐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
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四

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
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
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
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
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
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過舉也
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
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

趙盾之義

魏賈逵碑跋

宋 歐陽修

右魏賈逵碑魏志賈逵傳云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爲將逵不肯叩頭援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畧云援捕得逵逵怒不肯拜促殺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五

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碣石稱述功德嘗患過實而逵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畧而不著竊疑陳壽作傳好奇而非實也松之又著魏書魏賈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年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重修姜嫄祠記

失名

絳縣尉臨汾郭道遠來謁曰縣之煙莊舊有姜嫄聖母廟世代遼遠肇建不知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刻

載嘗有伐木得斷碑於土中者文字漫滅已不可考而居民香火歲時特盛祈禱輒應歷年既久風雨凌碎祠宇頽壞里人黃英倡爲一新黦黯者鮮傾欹者端缺裂者完改觀於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曰若姜嫫后稷之德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之詳矣奚復贅詞然考諸書之說姑舉姜嫫生后稷之異非帝嚳之妃乃絳人所祀而記之謂姜嫫出野見巨人跡踐之心忻忻身動如孕及期而生棄生民詩有曰履帝武敏歆朱傳謂姜嫫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

履其拇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先儒或疑其巨跡之說何也張子曰天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予謂上古藐矣且以論之禹之母曰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芻坼而生殷之母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墜其卵吞之而生蘇氏謂麟麒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異於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曰帝嚳四妃元妃有邠氏曰姜嫫生后稷次曰有娥氏曰簡狄生契又陳鋒氏曰慶都生堯四妃娥訾氏曰常儀生摯史記亦云姜嫫帝嚳之

元妃也或曰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也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嘆其母而不美其父歟鄭氏謂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乃帝嚳后世子孫之妃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待舜爲臣而舉之何耶然則非帝嚳之妃明矣朱傳亦云姜姓有郤氏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是也詩又曰卽有郤室家朱傳亦謂堯以后稷有功於民封於有郤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

人亦世祀焉郤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起廟祀於此豈非因后稷之功追念姜嫄氏之德久而不忘者歟廟旁有古塚故老相傳爲姜嫄墓亦無可考歷觀後世凡配帝者莫敢不母未聞高辛氏之妃后稷之母千載而下猶以姓名稱之歷代而不更者可謂缺典且堯之二女爲舜妃屈原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茲碑爲姜嫄聖母者尊周之心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社稷勾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爲母棄爲子安有子享天

下之祀而母爲之過歟况后稷公劉皆以農事開國
文武成康積德累功紹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奉始
於姜嫄氏歟嗚呼絳人祀之未若天下之通祀也茲
又望於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爲記

晉文公廟記

呂夢得

觀晉公子重耳之事原其世系自成王封叔虞於唐
至子燮始爲晉侯逮獻公滅虢而遷都絳焉獻公有
子九人而申生及夷吾皆有賢行先伐驪戎得姬而
獻公愛幸之生奚齊獻公有廢嫡立庶之意而驪姬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八

因令人譖惡太子欲立其子因歸胙置毒將謀而殺
之太子知君不察其罪而又不自理遂經於新城之
廟驪姬旣殺太子申生而又譖二子公乃奔蒲獻公
使宦者勃鞞趨殺公踰垣而走斬其衣袪遂奔於狄
從者有賢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世之言曰晉文以一亡公子而伯天下伊誰之力也
愚竊料之流離之時使其安齊之富無有去心從行
諸人亦徇其欲則終其身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
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繼而入晉席未及煖已忘

其初因披瀆請見忿心勃然而生使讓之且辭焉當是時也若肆行誅戮則懼者甚衆焚宮之變雖幸而免安知他日無蒯瞶戎州之釁乎賴披危言之力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評諸臣之功前有反晉之謀後有城濮之戰吾以爲反晉之功不苦去齊而城濮之勲曾未及寺人披瀆之萬一也始公之遭難去國過鄭及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風羈雨縶去宋歷秦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歷十九年艱險備嘗一旦朝於武宮不失

舊物是豈偶然之故哉譬天之生物根莖花實無非雨露之所養此特造化之耳一經雪虐風號之餘然後能反膏收液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其文公之謂歟

荀息論

宋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

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意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范文子論

宋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臣也不求一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

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隕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其民人至于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 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

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復有平成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冒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

天奪之鑑而益之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
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
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
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于趙宣子
也遠矣

晉論

宋 蘇 轍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 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
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靜而待之若
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二

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
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
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
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
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
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
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
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
厚簿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

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知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穀而瑩將爲林父如瑩可爲知兵矣

知瑩趙武論

宋
蘇轍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三

所無有然其所以保霸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霸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力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

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
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
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
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
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
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
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四

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
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
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
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
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與

叔向論

宋

蘇轍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
不應初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

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官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邱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晉殺其世子中生論

宋 呂祖謙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蔦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蔦何與焉士蔦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威莊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

卑者由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蔦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蔦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卽襲吾前日

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爲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蔦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蔦也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刀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蔦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徒士蔦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勦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

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教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旣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耶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旣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

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威莊之族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之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不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眞有所愛哉果出於眞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而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七

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誠能悟此愛之非眞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根本枝葉生則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蔦何憂乎驪姬哉

晉恭世子申生辨

元 靳 榮

古之賢者不幸而處君臣父子之變苟有定見以之身後之毀譽所不暇計也昔驪姬譖世子申生大逆獻公信之遂殺其傅杜原欵殺其傅是將殺世子也故懼而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公安驪姬是傷公之心也曰

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嗚呼申生不惟愛其君親而又念及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能之乎欲亡於他國而又惡被此弑君之名不若死之爲愈也若夫身後之毀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曰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聖人所以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之論申生者或有咎

之之辭不知據於何書說者曰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春秋據實事而直書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公者此已定之稱也若專以名稱爵號爲褒貶此又非聖人所以作春秋之義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之彰明較著也今不遵經而臆爲之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之言而爲之褒貶聖人之志果如是乎衛太子伋不逃父命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之而不咎之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

生之風者必有悚懼之心是以有功於萬世也又安得而咎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爲不多矣未聞有一言而釋其冤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於此而生於彼宜乎申生不能免於死也

重修宣聖廟記

元 李 惠

夫學校之興其來久矣有虞三代之制典籍詳載焉迄於漢唐茲風益振其間雖因革不同要以傳先王之典明人倫之義其揆一也洪惟我國家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治太平隆儒重道追攀古昔立太學以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九

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徧詔京府養育多士置提舉之官樹正錄之員優之以飲食勵之以科選人才作成道德流布濟濟然洋洋然不其偉歟惟茲絳懸處汾澮之東在重山之北水深土厚民俗醇質學者不爲不多至於榮登桂籍者相繼而出焉 宣聖廟在城之東南隅年紀綿邈頽圯殆盡荆榛滿地狐狸野鼠朝伏而暮見所存獨正殿碑亭而已然風摧雨剝亦不堪觀有官者因循重作恬不之恤相傳累政以至於今歲在癸卯冬徵仕太原王公鸞棲是邑公

廟憫其荒廢如此慨然有興復之志

及曹始知前令尹孫奉直已嘗稟覆於討司矣公因以狀促之凡得錢十萬有奇當時卽欲成之然以公攝行縣事簿書繁劇畧無少暇土木之事亦所未及公已越瓜期受代有日迺喟然嘆曰學之不修是吾罪也詎可負吾初心乎吾將興之於是擇日經始規模宏廓將貽永久選擇才幹埏埴瓦甃絳人稔慕公之德化且知公之秩滿顧無以自効及聞公修完學舍皆不召而至不約而從父勗其子兄勉其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一

弟匠者願獻其功役者各竭其力又能說以使人身爲倡率吏不加譴人不告勞曾未浹辰而能事以畢矣支傾罅漏葺舊增新建門於前隆講堂於後翼廊廡以嚴賢哲之像貌闢齋厨以待生徒之遊息又於應門兩旁別爲便室以備官僚拜獻之位仍改故道循城而西之墻垣屹峙棟宇翬飛奕奕巍巍眞一邑之壯觀也暇日公會賓僚置酒於堂上以樂其成舉觴屬會求文欲刊諸石會鄙拙固陋何以克堪然衣撻掖其於吾夫子之教可瘖默而無言乎因紀

實而書之

郭參政鑑小像贊

明薛瑄

堂堂相貌抑抑威儀貞松之節老鶴之姿湛冰壺於玉露懸璧月於清漪門嘶五馬心畏四知昔嘗簪於豸角今獨擁於一麾琴鶴相隨世世共稱於趙抃民懷父母郡邑嘗頌於杜詩噫斯人也形容萬狀固丹青之所易盡而靈臺一點豈尋常之所能窺耶

趙衰贊

并序

明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說禮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一

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郤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炤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

佐晉他謀策未離 秋人物其薦郤縠母論鮑
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
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
人是友旣匡亡人以反晉轅曰子餘勛大夫於原惟
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縠實
能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
利晉社違恤其他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
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 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
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十二

重修城隍廟記

明 喬汝舟

按城隍之名實肇於李唐而盛於宋元其來遠矣是
以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臨御之初卽肇稱殷禮懷
百神迺勅封監察司民城隍適合周禮司民之祭
遂著爲令使與長吏分幽明之治蓋禮以義起者也
絳縣城隍其受於天者聰明正直威靈丕著而萬
古不泯福澤溥施而羣生咸若所以保障生民捍禦
外內其有功於絳邑非特默助其治而已自國初迄
於今其間修建不一而所以崇奉之意則固無不一

者歷歷有記可攷顧廟當通衢經年既久兼之風雨
凌震而規制儉陋大弗稱祀典於是邑之耆民以其
狀呈縣期欲作而新之縣公謂國之大事在祀神之
所依在廟人匪祀罔禮神匪廟罔依良哉斯舉其亟
從事愼毋怠遂蓄積財用聿舉厥工中三楹爲正殿
緣殿之後三楹爲寢堂材皆仍其舊而增飾之殿前
又新作爲香亭材亦澤澤然而良也左右翼以善惡
報應之二司繪以儀像畫以丹青以至垣墻之周密
重門之洞開程督維嚴省試維勤厥工經始於嘉靖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十三

四十四年夏五月之吉訖於隆慶紀元之春三月煥
然而一新也翼然而有度也吾見謁虔妥靈有宇也
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儼然使人望之
而起敬敬則善心生就之而知畏畏則惡念息一事
神之間而得勸懲之義焉勸懲之意明而神人之禮
洽焉君子於是可以觀祭義矣於是特書之

絳縣改建儒學記

明

李浩

絳縣在晉爲土蔦城雖代有沿革均謂之絳在平陽
南百七十里城東南隅舊有孔子學宮狹隘歲久傾

不足以供祀事嘉靖甲午秋李公光遠來尹脩謁事畢周覽而嘆之曰學之圯也縣令之愆且邑之設學所以規賢也若是而居且弗安何賢之暇規哉謀欲增而新之值歲荒弗果越明年政孚民和廼謀諸丞楊君時雍簿甯君時智教諭胡君珍訓導郭君安世新任教諭張君吉訓導王君綸僉喜而應之曰茲舉盛哉舊學宮北隣僧寺正德丙子歲柱史李公穩按縣毀寺盡入於學至是增其地迺遷於爽塏者以美其制遂請於當道咸允之迺經始於秋七月

望遂作正殿三間東西廡各十間南作儀門外泮池石橋前櫺星門繚以垣檻殿後明倫堂左右進德修業二齋前設鴻門東禮門西義路堂後中爲敬一亭以至師生之宅號啟聖鄉賢之祠會饌習射庖厨齋沐之所外又豎以興賢育材二坊是役也程能計日經費節力獎勤懲惰勾稽有簿工傭稱事凡應用之材鍛礪甄堊木石膠角之屬悉伐諸淫祠不足者亦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三閱月而落成廟貌之尊嚴規模之宏敞擬昔大不侔矣於是李公迺進

諸生而謂之曰我國家建立學校養育人材慮亦周矣廬以安之廩以食之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服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聖賢畢聚標其趣也晨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惰縱也且堂以明倫名欲其知所從事也夫如是不謂之周且密哉爾諸生維日新是圖勿遊鹵是耽游文六經踐履五倫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薰蒸乎道德漸摩乎禮讓將見駸駸然以入於聖賢之域矣至於奪青紫登甲科特學校之餘事耳諸生亦當知所從事也哉生於是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五

唯唯而退且揚言曰生雖不敏敢不佩教於是舉人吉大來生員常有年張麒等以其事徵予文將刊諸石予謂爲政以人材爲先育材以學校爲本李公可謂知所本矣夫學校立則士志專志專則業精業精則道明道明則教化行教化行則風俗美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絳縣從此吾知其爭賢矣哉厥由自李公始也公直隸平山人由貢士廉介有爲才德宏茂有古循良風他日所就不可量已永年甯簿時已致政工畢而後去亦知道義之所重云

增修學宮碑記

明 李尙思

往余柄銓事計吏必遴興康民者而進之以需縣官
緩急之用維時士風丕變黔赤收寧予亦借手以報
上任使至意今雖僻在邱壑輒耳鄰封若而人必擊
節嘆賞無異昔時嘉平絳士劉應奎賈恩賜等持選
士續唐祚狀走幣於余備陳邑之大夫增修學宮事
甚悉懇余爲文以鑱貞珉余素重侯之賢義弗容辭
按狀絳學國初在吳隅雁塔寺前科目后先輝映籍
甚嘉靖甲午邑宰病其湫隘囂塵不足以供祀事儲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六

英俊也撤佛寺入於學規模較完備而科目僅一見
焉譚堪輿者病之多士每爲拊心卒未有議改建者
黃侯治絳五載百廢俱興而獨慨於造士之未効萬
曆甲辰周覽學宮嘆曰人傑之借地靈有以哉夫氣
脉宜聚不宜散道路宜順不宜逆前有拱後有托斯
稱善地今皆背之何怪乎人才之不古若也遂不煩
當路捐俸金毅然聚財鳩工率劉應奎等暨鄉民有
識者董理之奎光樓建於東南啟聖祠移於東北櫺
星門啟基而近裏庠門改而東省牲亭改而西敬一

亭接明倫堂左右各爲號舍五間西北爲射圃亭三
間周廬墻垣悉增備昔凡以聯絡氣脉順適道路發
秀文峯無復曩者繆戾渙散之病又慮其無所托也
建文昌閣於敬一亭之后高四十餘尺前後爲楹各
六東西爲楹各五翬飛冲天丹堊蔽日塑像其中春
秋嚴祀因匾其南曰文明獻秀北曰丹厥承恩東曰
華山起鳳西曰涑水蛟騰一憑欄之間有俯挹關河
吞吐雲烟之氣象焉工始於季夏十三日落成於季
冬十五日嗚呼寺毀於嘉靖甲午閣創於萬歷甲辰

大約氣數六十年一週今已逾期固知厚積勃發在
今日也猗與盛哉侯之善政余悉知之方以爲絳有
黃次公之流乃今而後知絳有文翁也夫蜀被文翁
之化藁爾蠢叢衰然章甫侯爲荆楚豪傑文章政事
獨重一時多士何難於向化也夫弁髦吾道鞠爲蔬
圃責在有司屑越繩墨尸素凡席責在廣文若夫環
橋而靡所步趨將何所責哉多士誠能體侯之意履
規蹈繩含經味道處爲眞儒出爲名臣有光先哲垂
範後人業與天壤俱敝品 聖哲齊芳庶無負侯今

日創建之初心不者刻意立言 泊爛錦雖立致青
雲實士林之下乘何足道哉多士其勗諸昔范無擇
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至今縫掖輩兩稱之余不
佞雅非其人但侯之盛美不在無擇下屈指被綸名
顯揚當世此予所以獵纓而 管也侯姓黃名維翰
湖廣長沙進士贊事丞趙璧北直昌平州人司訓張
梅山西太原府人典史鄧楷北直涿州人同時協謀
助義者列之碑陰

寅賓堂箴

明邑令 黃維翰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八

古人云食人之食則當忠人之事乘人之馬則當任
人之憂吾輩食於此土所不實心愛民興利除害而
徒蠅營狗苟顛倒曲直欺上罔下粉飾虛名者天地
鬼神鑒之敬於座右書此自警

學田舊記

明邑令 牛耀台

不佞叨領絳事得與絳庠諸友爲金蘭契每見有喪
不能葬婚不能娶者心竊憫之間嘗分俸以相濟然
而不可繼也訪之闔學知絳邑從來無學田之設實
爲缺典於是設處學田一百七十畝捐除糧草洒派

於闔縣歲取租金除助婚喪外年終分給極次貧生以爲糊口之資又念人多地寡不能遍也復捐俸金二十兩爲母錢議令三分生息學博同四齋長掌其出入任人揭取行之七八年後可得百餘金然後置買學田庶足供諸貧生之用矣學博杜君暨闔學諸友皆曰此盛舉也當立碑以紀其事仍並地段坐落尺丈勒之碑陰以俟後之加意學校者增廣焉

清白堂題壁

明邑令 牛耀台

絳邑退思堂創自成化七年至萬歷元年東府別駕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九

吳公改題其匾曰清白所以訓廉介戒貪墨也絳令遜居是堂者不知幾人乃絳民至今談及廉吏則欣欣相謂曰某公吾父母也相與尸祝而社稷之談及貪吏則蹙額相告曰某官吾寇讐也相與怨恨而垂罵之歷歷不爽也台獲領絳事退食其中見其歲久圯壞不蔽風雨於是修葺而題俚言於石以自勗兼以最後之居是堂者法廉而戒貪毋爲斯堂羞焉可矣

藝文第二

學宮公

國朝

廟學當巽之隅爲縣作鎮越千百載苟有殘圯葺理
維人襄平徐公祚煥日宮保之胄侍衛彤墀出倅州
郡居絳三年寧民拒寇聲聞於朝辛卯秋八月來署
是邑質明謁廟躬睹頽靡輸家錢五十緡進教諭晉
陽馬允公信訓導上黨牛聯奎景辰而謀之乃簡諸
紳士耆民知者集思勤者鳩貲能者効力由殿廡由
堂庀由門闕由名宦鄉賢祠庀材省工以次構治煌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

煌新廟穆穆聖容萬衆具瞻實深仰嘆爲政三月
樓堞練土著戒巨寇理冤獄簿租徭清驛遞謐城市
拓山梁昕夕敏皇百廢俱舉繫修廟之功實維稱首
鉅貴介之氣講詩書之文政先大體不事繁苛傳曰
爲政在人公其是與載新環橋之觀重作類宮之頌
其辭曰懿明侯太保允侍周廬臨絳郡字農甿迪武
螽德威布及屬風嗟類橫鬱煩壤蠹薨桷苞柱磔椽
隍堞繕西門平賦訟清驛屯殲巨寇獻囚馘征不庭
衢陌震皇武義聖居興禮樂聯師儒 天星規地

千百年式閔矩

關帝廟記

柳莊

國朝
衛 蒿

絳柳莊堡有侯廟之建既落成矣命余爲文以記之
余惟侯於昭烈非有葭孚之親帶礪之盟也特以帝
室之胄相從於艱難險阻之中共申大義於天下以
壯一時忠憤之氣此豈後世智勇之士所能及哉且
其顛危流離者數矣提一旅之師以頡頏於權紹布
瓚間與之並驅中原侯之所必不爲也夫漢之將亡
也無智愚皆知之間關擇主稱王佐才如荀彧之徒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一

者俱草草於一出而就如鬼之操侯也患難傾覆之
餘卒全其身以歸故主於斯時也非析義之精養氣
之真持之有素鮮有不餒者而終無所浼焉豈不烈
哉史稱侯好讀左氏春秋蓋其所蓄積然也抑自侯
以來禍亂亦屢見矣而佯狂閔市痛哭深村者雖代
不乏人然或付之無可柰何而閔默以死終不能與
侯爭烈此侯之所爲絕倫軼羣者也是故以操之奸
而不敢身篡豈誠爲周文王耶蓋猶有所顧畏故遂
巡終身耳迄荊州毀敗而後曹丕稱帝侯存漢存侯

亡漢亡爲赤帝子延數十年未燼之灰是侯之
造於漢也自漢而後千數百年間侯廟徧華夷未有
過而不拜拜而不震者所以斥奸雄之魄而奪之邪
謀者又不知其凡幾矣然則英烈之在天下夫孰得
而間之也哉莊之人而有侯廟之建也是不可以無
記焉

重修邑治碑

國朝 邑令 賀雲舉

天下之勢定乎尊卑尊卑之序存乎法制尊卑雖列
法制弗飭國多廢事法制雖舉尊卑無別國有罷民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

朝廷以休養生息之責寄之司牧司牧者敬承此意
慮不百世謀非僉同弗敢動衆四黼不舉九秋未畢
弗敢勞民故必審其時之所趨而發乎情之所勸雖
見爲動衆勞民之事而無背乎休養生息之旨可以
告萬姓卽可以封朝廷夷考晉乘絳故新田舊封其
人力本業務蓋藏癸巳之夏余奉命來宰茲土見村
落若童廛居若罄鳥伏獸竄之輩土而著者若旅而
僑也爰進父老咨其疾苦則曰吾土自明季迄今水
旱盜賊無歲不有無有不甚夫小草弱植弗堪歲再

薙也吾儕誅茅給 非若聞曲之氓心計便巧結駟
連騎走天下僥倖營販可以朝白手而夕素封故天
時人事苟有不便於扈農者輒不免婦子仰屋况指
屈十餘年驚魂雪涕喘息未有寧宇子遺數輩奚以
晨夕謀且邑治者陬里之望兵燹薦棘城無完陴官
廩數楹鞠爲卉莽令君視事之次狐啼狼嗥望者却
走以視昔之法階肅邃令行禁止杳不可得是以挺
而走險者相屬於道其懦者則以爲朝廷禁網寥濶
弱息懦懦靡所怙恃身家永久之計不可狃也亦相

與媮取目前夫民氣不固民志不堅其何以終日雖
然此非新田舊俗至今大變也積狎生玩積玩生偷
其勢然也朝廷爲民而立之宰蘄之賞者亦將使之
罰責之恩者亦將與之威然而扶焉不加勸抑焉不
加懲者非法制之不行而尊卑之無等也邑令奉天
子明命爲百里師帥正已馭衆固可以不騶從而嚴
不章服而貴卽亦可以茨茅階土不假升堂歷階發
號施令而尊而以爲尊卑之等非登降秩然無以新
百姓之視聽而束其志氣者久荒極亂之餘視繼治

習安之地不可同日語也善謀國者如治身然疋
之子時其饑飽節其勞逸使其元氣漸固斯已耳偃
仰膏梁一靜難動將有臃腫不振之患朝廷咻噢爾
民爲日已久前令君雖不幸皆望誤去然其奉揚德
意緩整殘疆碑口在人如一日也使諸君子者在事
亦將審勢揆務原朝廷張官置吏之意而予百姓以
子孫聚族之圖茲幸改歲以來萑苻胥靖買犢釋戈
昔之虎豹騁者今且豚彘畜也且暘雨若時含鼓之
倫知課貯積棄邱壠如驚者幡然易嚮撫其墟落咸

思伐礪耨蓬以恢有我土夫居上臨下勢也因時乘
便時也相迫以勢而弗顧其時之安囂然發動弗可
以逞然則欲速者殆姑息者廢時至而事起我不能
爲之畱也豈其勦吾氓焉而輟之也古憲有之曰收
而場功峙而畚揭歲事之常靡有曠職但大功伊始
保無攜而沮諸且棘於謀家祿於謀國小人數椽差
蔽風雨弗違是庇而庇於使君之輪奐維時主者蓋
庸有憂乃以秋孟之吉三老子弟儼然造長吏之前
而請曰興廢舉墮者君之靈樂事勸功者民之職使

君廈庇我土則既有明驗矣顧啟處弗飭簿書期會
杞棘是依頓朝廷而委國紀長此何極夫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豫也庀材鳩工尺
寸靡所憑藉瞬息拮据其奚免周章余不敏無以塞
其望然而深山窮谷僮穉傭保之心未必其咸二三
父老之心昔之規模遠大者先以訓辭申以文誥殆
將誘其愚而明之也盃犇之水與海瀾同性編戶齒
齒絜情卽何不均是故尊卑相制之勢匪可盡人諭
者語以朝廷之慎簡徭役弗忍有旦夕就功之意而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六

又使知威命式憑無有因循淪喪久而不復之體將
勸而趨者咸耻版築之不先而棖桷之爭獻也尊卑
之序法制之數不釐而剔不督而行不日月課而耳
目一變焉則將援善頌善禱之詞以董如松如竹之
役矣

老君廟除糧碑記

國朝
邑令

賀雲舉

邑前俯涑水臨水者爲坡坡名凡九而柴家居一焉
正值治南頗穰聚落鼎革之二年於縣崖中忽得老
子像一尊不知所自來也先是採樵者足染奇疾夢

一老人曰爲吾闢路當令若痊詰朝徙倚榛莽見澌
流奔鬻間微有竇可俯攜鍤疏治卽潰壞若撥其中
穹然而猶龍睟穆之容儼然未蝕居氓因相與神異
擇高阜而禋祀之俄而瞻仰輻輳祈者遂禱者寧數
年之間無叩不應蓋不止一採樵者之喜勿藥也首
事之人見輪金盆集遂謀增恢廟貌癸巳之歲余來
理篆務適見神字宏敞祀事精虔有舊尹楊同寅諱
鴻謨者介余而言其故并盛稱老子之靈余因喟然
曰凡物廢興之數豈不有時哉昔老子隱現於衰周

迹其行事與其著述 抱道君子非若元宗所號爲
神怪者也至於遭時不偶西涉流沙其卽吾師乘桴
浮海之意乎特其命懷曠邈棲神簡約視沮溺丈人
輩爲高出一頭地耳自李唐有元元之封而其廟號
始顯意者道書不經多出於彼時之傳會夫道高十
世者十世祀之道高百世者百世祀之老子之精思
奧詣不出吾儒而尤爲吾師之所愾服則其列像清
廟尸祝惟謹蓋不爲過若謂神實有靈果能使祈者
遂禱者寧則吾未聞紫氣出 二千年來能尸其

應使人握券而取也且造物之禍福亦時效時不也而見其大若敝敝焉曰以得喪之故與瓣香尺相酬酢不幾賈豎販鬻之智作布帛菽粟之市也矧肇祀此土不知幾十百年矣煙火歇絕土脉崩翳又不知幾年茲適遇主者爲之光復匪惟復之且大然則神果有知胡不使昔之祀者不中廢今之祀而加盛者不卽爲昔祀之一盛而不容加者耶余故曰興廢之數殆有時焉不可強也老子可以時祀祀亦可以時廢廢亦可以時興而人之祈禱則亦時值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二

八

其應焉耳廟自門廡暨前後殿廊共計十楹計基可十九畝有零廟祝苦不能贍余則查有餘地者俾糧以抵之蓋城郭墳墓宮室皆不起科此邑例也不敢以禍福之說欺愚民而新廟之役適遇除糧亦其時使然也因命筆而爲之記

絳治小樓記

代陳縣尊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上之不忍勞民者心也下之必欲急公者義也二者交盡而上下之情安余治絳年餘公旬之外未嘗妄有與作壬子春於署中隙地起一小樓崇高不及元

龍之半周廣僅容淵明之膝或曰古者講軍實則有
榭望氛祥則有臺做厥遺意乎余曰否是絳人之義
也絳邑三隅環山六峪帶水其君子憂深而思遠其
小人勤儉而尚義承平時固號文物名區兵燹後漸
爲寇盜狡穴且城關居民寥落官舍北倚雉堞左右
閭曠暮戎之患識者恒慮之三月間偶有盜警余惶
焉滋懼示父老子弟爲亡羊補牢之計意在葺墉浚
隍詰奸訊謀而衆父老曰不然事當有急於此者盍
建樓以備不虞余曰百里皆吾圍也可棄門戶而守

堂奧乎况動土木則勞民聚物料則傷財勞民傷財
余心何忍衆曰父母不燕子弟其何以寧今縱不能
崇臺傑構罄合邑之物力人工而小築數椽是何異
烏獲而舉匹雛也余味其言衆咸趨事踰月而樓成
衆乃望而頌曰樓雖不高而山川城郭宛然在目樓
雖不大而登臨眺覽足以怡神察其廬井恬熙吾侯
可以樂民樂聆其呻吟嘆息吾侯可以憂民憂而晝
於此望夜於此守旱於此候雨澇於此占風是又吾
儕小人之願與侯同其憂樂者矣余曰有是哉絳民

之義也昔賈逵守絳 民忠義之報 叔言
之余於今而益信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
可以爲師保後之君子登斯樓也得無有壘培之思
與是爲記

新建觀音廟記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廟何爲而建也曰報汪侯也報汪侯而配觀音何也
以侯之謙退不居絳人情切莫展卽以侯與觀音兩
者合之而爲一神明之宰也絳邑土瘠民貧差煩賦
困久矣自侯之蒞茲土也軫糶救敝而民物安阜灑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

惠飛甘而遐邇悅服賦額全登而盜賊潛息蓋七年
如一日焉念東關爲治城屏翰綢繆尤摯而關人戴
德尤深壬寅秋侯感白衣之夢繼而以巡更馬蹟城
下侯幸無恙遂捐俸命關人建白衣大士殿一所而
殿西新闢一區關人又建正廳三楹將肖侯像於其
中侯聞而力止仍命塑南海觀音像衆父老曰賢侯
之德高厚難酬所自盡者早晚一瓣香耳今若此其
何以安不得已如配享列位侯主於神左以罄畏疊
於萬一丐余言以識余 世所謂觀音者不過慈悲

一片心爲能灑楊枝水溥十方甘露也吾儕誦法孔孟以仁者立達之心奏堯舜君民之業何爲而不可而必推舉夫觀音者蓋理與心無弗同也嘗試約畧侯之德政剔奸釐弊幽隱畢達慧日揭也翼命申重解澤旁流法雲翔也寧爲保障勿效繭絲慈航渡也渴飲饑哺澤及無告苦厄救也家絃戶誦化洽陬壤彼岸登也甘棠蔽芾雞犬寧帖慈林蔭也若士頌民歌商旅塗舞是又侯之德入微塵而不滅消劫石以靡窮者也宜乎絳人之以觀音與侯俎豆一堂也爲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一

語絳人曰今公在絳歲時伏臘勿拜觀音而拜侯侯在而觀音在也指日遷擢不復炙侯而見觀音則亦不必炙侯也觀音在而侯在也所謂神明之宰合而一之也乃係之銘曰行山巉條山翼滄流漫涑流法宇彤彤食德芬兮法力蒸蒸消劫焚兮渡非航而卓非錫維侯之德萬年斯石

絳老問答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絳老者絳縣老人也按左傳魯襄公三十年三月癸

未

長歷以爲二十三日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客有讀傳而疑者過余曰一生年
也何以在老人則以爲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其季於

今三之一在師曠則以爲七十三年在史趙則以爲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在士文伯則以
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四說者或可解或不可
解子絳縣人也宜稔絳縣事其爲我詳言之可乎余
曰傳稱年長以或則是老人之逃名久矣後雖使助
政爲絳縣師其軼事已不可考又安從而知之雖然
嘗聞之前輩徵諸史冊老人之生當在晉靈公五年
正月甲子朔據春秋爲魯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
會晉郤缺於承筐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與師曠之言正合其 歷履起自晉靈公五年盡十四年所歷十年成七年景十九年厲八年悼十五年平十五年止共計七十四年以春秋考之起自魯文公十一年盡十八年所歷八年宣十八年成十八年襄三十年止共計七十四年再以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互參之春秋載冬十月甲午則月內分甲子至甲午之次第屈指焉而又合獨是七十四年者而曠止云七十三年想是除去當年而言蓋以當年自正月至三月癸未未滿一年耳且志載本傳寓致

閏法坐致非難此師曠之說可知也老人自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者是老人未曾紀年但紀甲子耳今以一甲子六十日推之則當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又云其季於今三之一者此卽一甲子六十日而三分之也一分二十日則二分當四十日自三月癸未而逆數之壬午辛巳以遞及夫甲子得二十日是歷一甲子三分之一於前二萬六千七百日之中除去一甲子三之二分四十日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老人所謂四百四十五

甲子者總一甲之成數而言若稱其實止四百四十
四甲子零二十日而已此老人與士文伯之說可知
也至史趙所謂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者此則未
易臆測矣蓋二首六身俱指亥字而言二首者亥字
之上二橫畫爲二首也六身者亥字之下三豎畫三
橫畫爲六身也何言乎爲六身算法家如太絃經洪
範數每以豎一當五數橫一當一數若上者是五與
一合爲六數之象而亥下豎橫之畫若以者適有此
三个六數之象以爲六身其下二如身之說是則舉

亥上之二橫下而豎之於左如日者爲下二也又舉
亥下三豎三橫之六六六象作三行並列如 者爲
身也言如身者言下二之首如乎六之身也由是從
左向右數之如 者是謂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與
史趙之日數恰符此史趙之說又可知也嗟乎老人
以前未聞紀甲子者老人以後亦未聞紀甲子者而
天以甲子生老人老人以甲子終其天年亦奇矣哉
彼史趙者得無亦奇其甲子之紀而因以亥字紀其
日數筭法字畫兩相摠合宛然天造地設不尤奇乎

竊謂甲者天干之始亥者地支之終合天地之始終以論老人其姓名軼事雖不可知而獨闢此今古未聞之奇以迥異於泥塗之中宜乎其照耀史乘聲施後世今後之人鄉祀未艾也向使老人不遇晉悼得無遂泯泯矣乎抑使老人爲絳縣師而大展於時其表見不益赫赫乎然而老人固未嘗求名也未嘗求名而名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意老人者其善之所積有不容揜者與然老人非但不求名更未嘗畱名也容解頤而退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五

撤君賜傳

國朝

胡在恪

撤君賜字賓王山西平陽郡之絳縣人明崇禎辛巳年授荊州府儒學訓導將之官其戚友之賀且勸者皆言流寇蔓延豫楚間荆襄日所窺伺公家尚不缺於伏臘何事冒險以往先生曰余自束髮受書此身已爲朝廷所有臨難避患負父母教養之心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束裝東行數日賊氛蔽天無路可達返轡還絳一宿不入舍取徑聞喜其子猶龍涕泣挽畱先生曰爾尚不知汝父之爲人耶鞭其手以去

險間道或伏或行乃得抵任諸生欽其道德奉爲
矩矱每聞先生談及忠義以爲無甚高論者亦或有
之壬午冬十二月傳聞賊警宗藩大吏文武諸司於
初八夜相率潛逃城門無一卒十五日賊渠帥羅汝
才先入城搜學宮見先端坐明倫堂上長髯偉軀
坦斬斬叩其與貫誘以高爵使降先生喝
大罵曰賊奴豈不知世間有不怕死男子耶予職
微朝廷命官爲桑梓乎汝才恚甚令左
縛之經三晝夜慘苦萬狀繫於公安門外賊營之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六

梔樹上先生罵賊愈厲汝才遂自摻弓矢環射之先
生毅然諭賊曰死豈吾所懼但吾司振鐸得死於文
廟之側以謝先聖以報君父方不愧讀聖賢書也賊
見其辭嚴乃於城內之雲路坊下割舌斷臂
箭攢肢解以死
本朝順治十八年荊州人士以忠魂久鬱乞賜表揚
請祀名宦其生平梗概具在本傳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
邑令

陳裔振

絳縣之學宮創自後唐長興由五代而宋而元而

明千百餘載制度規模遞有損益修葺不常至
國朝底定奄有區夏順治六年土寇焚燬所存子遺
維時楊徐趙三君子先後縮符數年之內相繼整飭
厥功固偉如也屈指於今閱年久遠所爲風雨鳥鼠
殆難言之以故棟折榱崩曰就傾圮勢不得不有藉
於後人先是前任張侯諱國弼者恒慨然自任與廣
文莫君國芳鄭君鼎徐君自拔周咨旣久而猶未遑
肯構焉予於丁卯冬承乏茲邑往往肅瞻廟貌環顧
殿宇堂廡齋舍庖湏之所頽垣敗壁漸淪榛莽嗟乎

以聖靈禋祀之地杏壇片壤不獲與世俗琳宮梵刹
同其壯麗將尊師敬業之謂何不寧惟是昌黎曰祀
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又云學成於勤荒於嬉
苟亟丈橫經之無席而欲令博士弟子朝斯夕斯
藝明道爲國家儲賢育才以昭右文之化烏可多觀
哉余不禁怍焉於心謀之廣文張君爰進通邑縉紳
及民之秀於庠者而告之故於是詢謀僉同首捐清
俸委羣材會衆功缺者益之毀者新之經始於庚午
之春落成於秋之八月不持籌而貲裕不馨鼓而民

勸廟貌尊嚴宮牆輪奐制因乎昔美倍於前斯亦極一邑之壯觀已登其堂者覩車服俎豆之容使人肅然起敬豈特太史採風輶軒稅駕或愾然興嘆於修舉廢墜之爲當也哉抑斯邑之椎魯者流無俟入其門而孝弟忠信之心油油以生况親淑詩書爲聖人之徒者歟則夫學校隆而士習正人倫叙而親長平皆於此焉感之所以紹前人之緒期無忝於司教之責是誠余之志云爾雖然撫今溯昔閱歷幾春秋矣凡物之成毀事之廢興安有紀極今之翬飛崇煥亦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八

天地盈虛消息之數如循環之無端余又何功之有然則是役也董厥工量材授能以佐余不逮者廣文張君侗邑尉馬君謨皆例得並書其縉紳衿庶亦得勒名正石以昭茲來許云是爲記

撤公殉難詩序

國朝

張可前

憶予束髮時爲郡諸生適賓王撤先生以山右宿儒司鐸吾庠予與諸同學旅謁函丈見其丰度端凝非法不言思以一身維持綱常名教其制舉藝根據經傳抒寫性靈鏗爾正始之音余每語人曰此砥行

學君子也未幾流寇蜂起秦豫盡陷蔓延及於襄樊
有震隣之恐余奉兩大人避亂湖濱相傳郡城失守
曰先生陪諸有司迎春東郊賊騎突至衆皆倉皇四
散獨先生叩太守馬而諫曰城守責在郡伯當存亡
與俱若委而去之不惟負厥職且負所學矣爲今日
計惟有閉門堅拒以俟救援不則背城借一雖死猶
生言訖聲淚俱下太守不得已與先生馳入城中甫
登陴而賊衆已斬關直入矣先生乃具朝服辭先聖
向北哭拜畢端坐明倫堂上罵賊不屈竟遇害於雲
路坊下嗟乎此豈獨性異人哉抑其學力有獨深者
矣我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十九

清受天命車書統一荆土人有目擊其事者具以上
聞請祀名宦祠於茲有年今夏余同年念嵩胡公過
先生故里詩以弔之而先生之季子暨兩曾孫跋涉
隨來以胡公必知其遺骸所在也旣而終不果得逢
人哀訴涕泗交頤聞者莫不嘆息有歛歔泣下者於
是手錄忠烈傳合晉楚諸君子所爲詩歌哀然成帙
屬予爲序余因是有感於先生之學焉蓋學者所以

法天也天行健故學不息死生天之晝夜名節天之雷霆品望天之日星教化天之雨露經濟天之霜雪意氣天之風雲詩文天之春華躬行天之秋實離數者以言學而學弗存卽離數者以言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亦弗存先生仕僅廣文位不滿其學而能毅然自命甘釗鑊如飴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謂非深於學力者能之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先生雖往而忠正英烈之氣爲碧血爲白虹爲六月霜其魂魄往來於星月之下風雨之中者亘終古而不歇也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一

昔三閭沉而楚之草木流香今先生歿而荆之宮墻生色是編也有關於綱常名教匪淺尠矣覽之者知當年捐軀奇節思今日覓骨苦衷則忠臣義士之風仁人孝子之心皆可以油然而生矣因不辭而弁其端如此

撤君賜殉難詩序

國朝
邑令

盧絳

予二十年前司鐸玉沙時荆乘告成予讀名宦志至撤先生殉難一事未嘗不感慨泣下戊寅秋來蒞新田爲先生故里始知先生奉祀鄉賢蓋有年矣暨庚

夏荊州念嵩胡公過絳弔之以詩詢及先生後
予以其子若孫對是年冬先生幼子紹文偕其孫
與瑛匍匐至荊覓先生窀穸處其故老舊役俱無存
者荊南人士見先生之裔如見先生焉各贈以詩
下一二百首噫先生之官不過一學博耳無官守無
言責當明季倥偬之秋去可也隱可也而先生獨
身殉國前朝三百年養士之報如先生者庸多得
楚人祀於名宦晉人祀於鄉賢楚書紀之晉乘
之雖千百世而名益彰焉至其子若孫於五十九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一

之後猶哀哀孺慕嚴寒積雪中間關數千里訪求
生遺骸非至孝發於中心者能然乎古人云求忠
於孝子之門不倍信歟予忝居邑令漫賦二律以
其梗槩云爾

祭紫家青 山神文

國朝
邑令

盧 絳

人爲萬物之靈上天之所長養而聖天子

撫恤者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有何罪戾致

有毆 爭奪 致死人命者國有定律

奉

天子命來蒞茲土覩此編氓殘喘撫育多方生聚教
養日無虛晷乃者山虎肆虐傷人最多始而盤踞
嶺關頭往來斷絕余遣尉往祭虔告山神稍獲安堵
今復嘯聚紫家陳村青凌山谷樵採窮黎屢受傷害
夫虎之爲物不過一獸耳與人孰貴孰賤孰蠢孰靈
豈可令其咆哮山林弱肉強食乎且近山居民日以
材木爲生涯一旦阻隔是天地有用之山川不以供
數萬姓待命之生靈而以養一二羣無知之猛虎神
若有知諒不如是且殺人者死竊聞虎之所傷不一

人矣豈昭昭不爽之天而獨於虎不之一譴乎如以
爲官之咎本縣蒞任以來苞苴猶有未杜歟撫字猶
有未至歟城猶有狐而社猶有鼠歟訟獄有弗清
冤抑有未伸歟諸者民或未知而神猶未之洞鑿豈
尚謂之神也哉神若有知彼古之負子渡河而伏地
受罪者獨非一有司事耶然茲之虎患未除者豈果
神盡無知意必猶是官之不職民之無良而致此余
今潔誠以告伏願尊神曲體民間之疾苦細察吏治
之清廉官箴不飭應災及官官若無愆何故殃及我

民或命 遠驅惡虎遠遁荒郊俾依山赤子感
神庥則一邑之安土樂業皆神賜也否則恐有知
神未必忍此耳

已卯夏五月祈雨文

國朝 邑令 盧 絳

竊惟國本曰民民天惟食念茲絳邑地瘠民貧
歲屢不登軍需煩費民之輾轉無告者已非一日
至今瘡痍未起啼號載聲卑縣自到任以來百端
恤曾何補於萬一幸際二麥告成饗殮稍給豈
月以來亢暘不雨卽間蒙微潤不過乍陰乍晴以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三

播種失時行將已植者必有枯槁之慮未耕者
禾稼之期闔縣惶恐萬民如焚卑縣清夜自思必
所以上干天和者若以爲民之咎歟絳民賦性
耕田鑿井而外奉公守法原無淫僻奢侈健訟
之事民何辜耶將以爲官之咎歟卑縣蒞任尙未
載凡事戰競求其可對神明如有不職願罰及
罰及一家與此小民何尤而忍令其民命懸於
耶伏惟尊神顯幽同有斯民之責保佑尤先解厄
此一方子遺仰達上蒼大施側愷投 女之

起商羊之舞錫降甘霖勃興芄黍庶無知赤子救
家性命於湏臾而待斃蒼生起終歲勤勞於沛澤矣
謹啟

德政賦爲蘭谿令張中峯作 國朝 徐璐

維華山之萃嶺兮乃篤生乎異人繫涑水之鍾靈
知誕毓夫德門肆益州之再見兮實岳降而及申
睿哲以探討兮學旣窮乎典墳少蜚聲於膠序兮
策足於彤廷羨賢書之簡拔兮膺鳳詔而綏民會吾
蘭之厚幸兮覲薇垣之福星甫下車而雨隨兮遂志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四

喜以名亭尋政簡而刑清兮亦化行而俗醇感催
之有法兮無追呼之足驚佩撫字之勤勞兮若桐瘵
之切身踵懷仁之造士兮幸桃李之沾恩法歐陽之
衡鑒兮果名宿之盡登矧萑苻之革面兮致犴狴之
徒存抑杠梁之速成兮不褰裳而涉溱澤誕敷乎五
載兮茲聊具其二三遡此都之建設兮肇李唐之
亨自五季而勝國兮悲循績之罕聞雖文獻之靡
兮僅邦弼於度參顧我師之崛起兮蓋太邱之復興
謂清華之立躋兮差足展其經綸詎富貴之若忘兮

指泉石以怡心豈尊鱸之堪嗜兮而彷彿乎季鷹慨
慈父之遽別兮吾儕其何以爲生民遮道而難畱兮
士攀轅而莫能惜宦情之太薄兮樂歸興之偏真爾
乃旆旌發而前驅兮歷桐江而富春撫三浙之滌紆
兮挹具區之清澄渡大江之浩淼兮逾長淮之滉漭
亂河流之沸騰兮 汾水之凜 趙之故疆兮
庶其底乎絳城瞻子姓之趨迎兮 戚黨之歡 際
聖神之在御兮斯優恤乎老臣俾 政而歸田
解綬而投簪喜錦旋之殊遇兮比 疏而尤榮非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五

徜徉山水兮則嘯傲於園林酌襄陵之美酒兮看
落之遺文挑青燈以課誦兮將 之儒紳信作
之降祥兮宜孫子之振繩識大年之必享兮效湯
之王君百八十而彌康兮儼少室之所稱追睢陽之
五老兮擬洛社之耆英惟遺愛之在人兮碑去思者
紛紛言有盡而德難名兮又安罄其所云吏此土
鑒此兮尚媿美乎芳型

重修南城樓記

國朝

高

卓

邑人

天下事可已而動則厲民故春秋凡興作必書以

民力若盧侯之有事創建非所論也公以三楚孝廉由澧水司鐸卓異除授茲土下車之日軫念民瘼靡不由盡歷十餘年政簡刑清不愛民錢不戕民命與公大王父明進士文敏公之宰益都實後先濟美焉以致俗號大治山無伏莽里無夜呼萬戶熙熙相以和時壬辰歲部議有修理城垣之役公見西城門樓棟撓垣頽特鳩工庀材葺堊丹雘咸若更始越明年復重建南樓肇功於七月二十日落成於九月之朔而層樓巍煥雉堞圮然金湯鞏固凡木植以百計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十六

者幾瓦石以萬計者幾暨匠役之類分毫不擾功竣之日登斯樓也心曠神怡大爲改觀焉忽思戊寅歲重修學宮已於東南隅建立魁樓邑之文運丕振環顧坤位少鬱葱之氣公復採嘉植以培其西數十年後自成喬大亦未始非台棠萊柏之遺愛也諸如此舉是豈尋常俗吏罔恤民隱可已而不可已者可同日語哉

增廣學額記

國朝
邑令

李祖望

三代盛王之朝未有不求才之急儲才之廣而治臻

邽隆風登熙皞者也雖選舉之法不一而造就之功
畧同故自制科以來理學醇儒名公鉅卿濟濟輩出
先之膠庠之地以端其本進之邦國之選以覘其學
由是奮庸熙載羽翼太平猗歟盛哉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載表章六經壽考作人增
廣入學名數頻加鄉會中額以培養羣材而收得人
之效者靡不詳且至矣恭遇

皇上御極之二年臨雍釋奠崇儒重道偕諸生執經
相辨難復念直省人文曰盛童子試科有限於定額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七

垂老不獲一衿者

特詔撫學兩臣確核人文最盛之區酌量增改以廣
樂育至意余承乏絳山一載有餘向閱諸童試卷佳
篇甚多因照中學名數取進美不盡錄深爲惋惜今
奉檄查議千載一時遂以應改大學力爲陳請蒙當
事題准自此學宮多得一士卽於朝廷多儲一才諸
生幸逢其際詎非盛世之休風歟抑余更有勗者學
士讀書談道原屬本分乃國家拔諸儕伍之中升之
黨庠之內豈博一青衿而已哉積學力行追踪乎聖

賢之域夙裕乎經濟之猷將來爲理學醇儒爲名
巨卿庶幾奮庸熙載羽翼太平培成熙皞郅隆之治
以仰副
聖天子棫樸菁莪累世作養之雅化此則余之所厚
期者耳茲值增額之初畧叙始末附諸邑乘以爲後
學者勸焉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 李祖望
邑令

自京師以至郡縣莫不有學學也者所以育養英才
振興教化馴至於型仁講讓移風易俗於以追熙皞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一二十八

之休表文明之治是學之所係不綦重耶予於癸卯
之夏承乏茲土下車之日伏謁黌宮見其殿瓦殘圯
兩廡頽缺以及崇聖 所靡不岌岌就傾因念
教化之興端由學校 然思所以新之而蒞政方
初又以屢值洊饑雖時往來於懷而志焉未逮迨由
辰及酉歲有頻書閭閻充實爰進司鐸趙馬二先生
及邑之紳士耆老而謂之曰我

祖仁皇帝崇儒重道樂育英賢凡所以加恩庠序
靡不周且至矣而又親書萬世師表四字頒賜天

下學宮及我

皇上纘承大統寤寐羨牆旣追封孔子三代復賜以生民未有扁額天章宸翰炳耀宮墻故凡府州以至縣邑莫不喁喁慕義維新廟貌以增聖道之輝而吾絳之學猶是破瓦頽垣荆棘滿目非所以振起衰靡欽承德化也因捐俸以倡其首而紳士耆老及邑之子弟亦各踴躍捐貲選料鳩工自正殿兩廡大成櫺星諸門名宦鄉賢諸祠內而崇聖宮明倫堂以至禮門義路外而文昌閣奎星樓以及東西泮池莫不經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二

二十九

營修葺百堵皆興及夫落成則見向之殿宇傾欹者嚴翼而正棖題之朽蠹者寬大而堅蓋瓦磚級之破缺者平易而整齊赤白之漫漶不鮮者輝煌而燦爛而又復修進德修業二齋東西二厨灶使諸生得時肄習揚風挖雅之聲與辟雍鐘鼓相爲響應余於春秋奠釋而外時與邑之賢士大夫講學行禮於其間而一時之環橋而觀聽者見人文之都雅瞻宮闕之巍巍莫不心曠神怡肅然起敬頑者格其非心秀者興其懿好潛孚默感道一風同教化由茲而振興

人文由茲而蔚起嗣今以往將見奇猷偉績史不勝
書秋榜春闈籍難罄註於以鼓吹休明成一代棫樸
菁莪之盛以仰副我

皇上作忠勉孝化民成俗之心則官斯土者與有榮
施矣謀始於戊辰之孟冬落成於己酉之桂月爲工
頗大而歷歲未久爰勒之石以垂不朽云

重建敬一亭記

國朝 蘇大禮
邑令

聖經誦傳古法開萬代教學宗旨而先儒朱子作大
學或問喫緊標一敬字爲學人始終要務又曰秦漢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

來無人識得敬字者自程子以主一釋之其義始親
切蓋主敬之謂學主一之謂敬此學宮中敬一亭所
田建也余承乏是邑時虔謁聖廟見殿宇重輝廡簷
增彩而明倫堂後文昌閣前敬一舊址尚在荒煙
草中蓋斯亭之廢久矣夫古今之變沿革互易卽就
絳學攷之創於後唐增於明燬於寇重新於本朝其
中建置之後先與夫廢興之蚤暮由來俱各不等何
有於一亭顧予惟

聖天子加意學校綱目畢張歲舉月修費帑錢不可

勝 而斯亭尙頽廢如故且屢經修葺諸凡備極壯麗而於所謂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前人標而出之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偏若視爲緩圖任其頽而不之理上厚期之以其實而下並不恤乎其名則斯亭之廢爲大可懼也董其事者非官斯土者之責哉用是謀之羣僚共捐俸以首倡兼亦資夫衆力胥解囊而交贊工竣集諸生至亭下命之曰敬一之名業與公等復其舊敬一之實願與公等圖其新不敬一於心而敬一於亭歲建一亭何益哉諸生勉旃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一

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準先儒嚶絜示人之要體聖經紹往開來之旨於以上副乎國家建學明倫作育人材之至意而因以不負余循名核實奉行教化之深心處則主一心以敬學出則主一心以敬官將來道術之昌明事業之宏遠有不與斯亭共垂不朽者哉諸生成曰唯是不可無記因允其請書之刻諸石

創設義倉碑記

國朝
邑令 舒 起

粵稽義倉之設由來久矣自隋長孫平倣周禮委積

之法令民間每秋出粟麥輸之當社令社司檢校官爲監察春借秋還循環無已官不侵吏不擾其法經久其利溥長其往來還借無守侯奔走之勞出納存貯無耗沒侵漁之弊視常平社倉諸法相濟爲用者也我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凡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一切食時用禮爲元元計者既已周詳曲盡矣而猶慮水旱不時堯湯難免特頒

恩綸諭令各省地方歲際豐稔勸民輸粟以備歉薄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二

積有餘之穀麥防不足之度支分紅腐之倉庾濟枵餒之黎民變閭閻之采色爲室家之盈寧拯井里之貧乏爲素封之捍衛彼有餘財可以周急此有餘力可以禦侮將見強梁暴客難侵執挺之鄉鼠竊狗偷不犯報德之里不但可以濟民食而且可以善民俗不但可以通民財而且可以定民志古聖王所以寓兵於農兼教於養久安長治而不敝者胥此道也今荷蒙

簡 來守茲土欽奉

皇上如傷之念 遵各憲已饑之心承命積貯上宣
德意下育民生而此邦紳士賈連葉等復好善同懷
傾心樂輸共得穀二千五百五十石雖數未多亦云
可矣苟非俗厚民醇豈易克此由斯而進又何含哺
擊壤之不可再見於今日也今得與民共沐高深同
安衽席何幸如之爰叙其事敬勒諸石以勸將來以
垂不朽云

文廟古柏記

國朝 曲徽音

絳邑夫子之廟位城東南隅其前後左右共柏三十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三

六株要之皆不記年故曰古柏業古矣又胡記明吾
夫子之教澤歷億萬世而不忍傷也曩者夫子之道
雖阨於時然杏壇講學經天如日月行地若江河暨
其没也弟子來奔而樹封者千萬迄今自王宮國都
下至鄉學罔不遵乎聖教也故凡一器一物皆宜寶
而傳之今學宮之柏大者連抱高者數尋其列於階
下也拱向峙立而挺秀其羅於兩旁也循墻負壁而
蔭翳鬱鬱蒼蒼皆有霜皮溜雨黛色參天之致惟東
南一株幹孤枝繁葉茂蔭厚較衆木爲尤大或曰神

株也或曰木仙也或又曰在邑則維風在廟則助文也余竊以爲柏之爲物勁質也堅心也有後彫之節君子之風焉而以植於泮宮蓋將以樹木者樹人矣寧第壯觀哉然以其樹大值多攻之可濟公用理勢然也昨歲丁卯八月城陷東南隅約數十尺說者爲災將及於學宮而禍且延於生靈至今歲果有伐樹修城之舉雖進言者曰益愆憑而令長舒公力拒羣言惻然不忍乃謀余兩學意在捐貲合邑紳士靡不踴躍樂輸得金若干兩有奇未幾而城垣已完孔廟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四

之柏終於無恙寧非學校之幸絳城之福哉夫孔之檜端木之植楷與夫召之甘棠萊之柏不盡屬無用之材而人不以爲用者母亦唯是古昔聖賢政教德化久而不忍湮乎願後之君子共體此意使文廟內外之柏無不永垂千古也則幸矣是爲記

學田新記

國朝
邑令

汪援甲

絳邑之有學田所以拯單寒勵學校創其事於始後更有利物之君子因已然之迹而推廣之則其爲惠益大且遠事昉於前明邑令牛君耀台牛君首是謀

邑人協其力捐輸以成之碑版以紀之其所以經畫者甚詳鼎遷以來歷年滋多而絳當兵燹之後遺規往制凡屬碑誌之所覩記僅賴以存而公私錯出往往雜亂混淆湮沒而不可復辨隳古昔之良法屯仁賢之渥澤俾一邑之士有虛名而無實惠豈獨奸民滑吏之爲病哉官斯土者蓋不能辭其責矣余不敏來蒞茲邑在乾隆十三年之秋適逢 憲加意作人之盛踵前令未竟之緒爰不辭勞瘁按籍而記之未幾而愚民之所攘據不肖之所欺隱以及荒烟蔓

草之剝蝕悉經釐正共得今田若干畝在前碑已載之外而通計其歲之所八除分給貧生而外又以供兩義學之修脯並獎勞先聖廟鳴贊諸生其餘完納稅糧有差入無缺漏出無侵漁職其役者前儒學教諭曲君徽音訓導周君文熙今教諭陳君膺笏典史朱懋烜實始終之夫流淵源而益長聲順呼而加疾興賢育才溥施廣濟求古良吏之所用心余固願學焉而未能然修廢舉墜俾古人之所畱遺不至終歸於漸滅用以贊勸盛治加惠來茲余不自揆願與諸

君子共勉之爰立石爲記

重修關帝城隍兩廟碑記

國朝
邑令

汪援甲

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福善禍淫神實操之與夫宰一邑者激揚之必當而治化斯彰蓋幽明一理神人無異致也神所憑依厥惟廟宇吾邑關帝聖廟與城隍神宇並峙於邑城靈應久著第廟貌未修歲久不無傾圮爰有五街公直創爲義舉募衆修葺始於辛未歲之孟夏鳩工落成乃在癸酉之季秋丹牖聿新美輪美奐凡兩廟之中若正殿若寢宮若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二十六

獻殿以至廊廡舞樓門庭坊表及各廟神像整齊華麗蔚然改觀且修建關聖之三代神祠續置供香寺院創建春秋名樓一一具備是所謂衆擎易舉集腋成裘協力輸將功莫大焉旣成乃請碑記於余余思靈爽之式憑一邑之庇蔭也職是土者惟幸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熙熙皞皞以臻上理何莫非神之所默贊與自茲供奉綦謹黍稷維馨垂諸永久當亦毋忘重葺之苦心經營之盡善矣所有樂輸當事暨紳衿耆民以及遠方好善君子姓氏

另碑開載以志勿諼焉

文公不賞介之推辨

國朝 郭 匡 邑人

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從者數人子推與焉過五鹿之野公子餒甚推割股啖之及返國賞從亡者祿弗及遂與母氏偕隱當公之賞從亡也摯御僕隸恩胥逮焉胡獨於推而遺諸或曰偶也公豈有靳焉噫嘻從者寧幾千百人遂忽不加察乎且以從亡數人而忽焉遺忘何霸之能爲余謂斯舉也非偶也靳也曷靳乎惟以推之割股故也旣割股矣何以靳不見世之

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七

割股奉親者乎毀身事親君子譏之推也母乃類是然則致身之義非乎夫死生利害所不恤者大節也區區口腹之故而毀其身婦寺之忠也奚取焉且推能親於子犯乎甥舅之戚值其餓且淡焉置之推也爲此方之易牙豎刁烹子自宮以取媚於君者相去能幾何哉夫重耳固中智以上者也當其奉盃以進頤雖朶腹雖果而下咽之頃早已心焉鄙之矣故曰非偶也靳也然則綿上之旌志過之辭又何以故蓋公於斯漸有悔心焉故云然耳蹈道者終弗許

重修泮池魁樓碑記

國朝

梁廷霖

丁丑冬余秉鐸絳邑謁先師廟見其待修整者不足惟泮池魁樓破壞尤甚夫泮池無水則難樂芹奎樓就頽則奚聚靈秀越戊寅春與僚友及諸同學議其事衆謀僉同擇城鄉練達士首倡盛舉人心踴躍爭輸池盤石鞏固使水無所洩東旁更穿井以裕其源駸駸乎鼓浪之有憑矣奎樓自下而上重築臺基又頂建小壇助文星也 施朱色煥文彩也署西南隅向屬凹下堪輿家以爲文脉攸關宜峻其勢絳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第一

三十八

因於貲之贏餘者建書房三間與諸生講習其中所以盡人事以卜飛騰之兆者余與多士殷殷有屬望焉

絳山賦

以土厚水深爲韻

國朝

白

雲邑人

維絳唐堯之墟冀州之域而實晉之舊土也西北有山厥名曰絳絳水吐焉紫金以爲骨赤瑛以爲肚白石以相質峩嶷以作股敦洑以繞襟帶汾澮以分門戶縣之得名由來已古雖歷代各有沿革分封各有所取而凡晉之所謂 絳北 故絳新 皆

以爲之主是山也崒然起於桐沃翼絳之區表延綿
亘聳矗蒼秀千巖萬壑掩映前後三峯挺出嶙峋峻
陟南則俯瞰乎華行湫條若環列若朝拱不啻羽箭
金堠北則遙矚乎喬山襄陵萬家烟火樓臺雲構而
郁郁焉一如黼黻絺繡東則昂首於丹峯樂池而萬
象森羅若虬蛇之鳴玉漱西則若鳳翼若雉尾分形
別派而虜初紅鶴樓實盤結旋繞於其右聚精兮成
彩積氛兮醇厚夫豈惟三晉之屏藩乎抑亦河東之
腋肘也至若扶桑朝暎若木移晷斯時也雲間之五

色未彰爲蜃樓霞際之九光纔披於海市而此山之
峯頭獨見嵐光浮金山色敷紫上映石洞瑞雲下臨
古刹聖水照濂波則焜耀乎沸泉射積雪則晃朗乎
柏蘩湫池凝兮得朝旭而塵消鴈陣排兮承晴暉而
獨喜雖夕陽未鋪於華表而曜采已布於晨歸睹茲
當陽之陸離行見光華之載起是蓋絳邑之大觀遂
譜爲山景之勝美於是過澗道至崑崙歷林麓上嶽
岑覽層巒之聳翠瞻窈谷之幽深登紫府而探王入
丹穴而揀金挹清飈之披拂爲歌南風之曲聆砢磳

之細嚮似聽五絃之琴雖周三之轍迹不至謝公之
屐齒不臨而振衣而上躡足而臻恍登泰岱之頂而
嘆爲觀止遊衡岳之巔而臨風嘯吟已而晨光熹微
行歌舒心歌曰絳爲晉之主山兮伯業于是而在雖
遷徙其靡常兮嗟斯名之不改其土厚兮其水深是
山鼎峙氣森森迄今歷數中原地猶見當年卜築心